

20140407 [少康戰情室 p1] 太陽花學運退場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主持人：我先請教這個黃國昌黃教授，那學生的這樣的這個討論好像從昨天晚上就開始討論，經過滿長時間的是不是？

對，我可能必須要強調的是說，在這次的運動當中，雖然在臺灣社會，因為學生參與的人數最多，所以大部份的民眾會把它理解成是一個學生運動，但是不管是在濟南路、議場內、青島東路，三個場地有非常多非常多NGO的朋友，他們放下了他們現在的工作，全力地投入，支持這個運動。那因此某個程度上面來講是，在整個決定的過程當中，除了學生的決定以外，也有NGO的決定，但是我覺得這次NGO的朋友跟參與的老師，他們展現出了一個清楚的態度，也就是說，最後任何的決定還是以學生的意見為準。

因此昨天可以說是，從昨天開始沒有任何的定案，這是一個漫長討論的過程，因為在這場運動當中，可能跟其他的政治團體不一樣，其他的政治團體或許馬英九他一個人說了就算，但是在這種公民運動當中，決策機制不是這個樣子的，或許我們有一些聯席的會議，先有一些初步的方向跟構想，但是這些方向跟構想勢必要帶回去，在議場內、在議場外，那讓同學們參與討論，參與討論以後，慢慢慢慢把意見形成了一個共識以後，那今天下午才有辦法再大家再聚在一起，那做出最後的決定。

主持人：那中間多少人反對，多少人贊成？顯然贊成比反對人多嘛，但是反對的人多不多？

以我自己接觸到的是說，我必須要強調，在一場運動當中，可能大家對這個運動的想像，特別的是說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當學生提出了正當性這麼高的訴求的時候，即使王金平院長他都拋出了善意，但是我們的馬總統，我不曉得說他基本上的思維模式是怎麼樣，他不管在發言上，或者是對於先立法再審查這個訴求上面，他踩得非常的硬，那這樣子的態度對於場內外的同學來講，事實上心情上是非常非常受傷的，他們沒有辦法理解說，為什麼我們堅持了這麼久，為什麼已經有超過50萬人上凱道了，我們的馬總統竟然是用這樣子的態度在對應學生的。

那因此在這個情緒之下，有一些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，我們還沒有得到馬總統的承諾，沒有得到他的承諾，我們怎麼可以走？那對於這樣子的心情，事實上我們都充分地理解，也充分地體諒，但是從整個大的結構上面來講，我們當我們這四個主要的訴求都有一些正面積極的進展的時候，整個臺灣社會對於整場運動也有一定的想法跟期待的時候，我覺得所有參與這個決策的，不管是同學還是NGO的代表們，我覺得大家都展現出了一定的風範跟一定的態度，就是大家共同決定，大家共同承擔，對於可能少部份覺得還不想走的同學，那我們只能夠說盡量地去溝通、盡量地去說明。

我必須要再強調說，這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，我們從昨天，事實上下午開始，到今天下午開始，整整24個小時，所有的工作幹部，所有參與的同學，大家沒有休息過，昨天半夜的時候，等一下可能可以請教一下周同學，我記得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，昨天是溝通到凌晨三四點，今天早上起來，一樣不斷的在進行這樣子一個溝通討論的過程，那當然到最後可能還有比較少數的同學們，我剛剛說過了，他們放不下那樣的心情，對於這樣的心情我們充分的理解，而且予以尊重。

但是現在更重要的事情是說，當這個運動他所堅持的價值跟理念，需要把種子散播出去的時候，我們這一些幹部，這一些參與運動的朋友們，可能更積極的作用，可能更積極能夠帶來比較大的功效的是，把這個運動的理念散播到全島的各個地方。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我可以補充一下嗎？

主持人：請說。

可能接下來比較重要的工作，我覺得在裡面的同學他們承擔了這個歷史責任，做出了這樣的行動，但是我覺得在裡面所有參與的工作幹部大概心裡都很清楚，當我們要把這個國會議場回給國會的時候，我們一定會，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，弄得乾乾淨淨、整整齐齊，恢復原狀，把本來的樣貌回給國會。

那之所以會訂在禮拜四的時間，當然有很多各方面的考慮，但是如果在禮拜五的時候，立法院他們決定要開院會，他們也有那個議事堂可以使用。

主持人：所以禮拜五的院會就可以用議事廳，但是有些椅子不是都已經被破壞，能夠恢復嗎？裡面有人會修？

以現在來看，我大概只能夠說，同學們他們會盡他們的全力，所有NGO的朋友也會幫忙，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，盡可能把它恢復到原狀。

主持人：至少標語什麼都打掃乾淨，標語拿掉。

但是我要說明的是說，今天的這場運動，它所累積，在那個議事堂裡面，它所呈現的文化、歷史的縱深已經非常的深了，中研院的近史所，事實上已經清楚地表達，他可以把裡面所有的東西，希望當作歷史文物一樣保存下來。